

近代文学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史料〉编辑组

Jindai Wenxue
Shili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文学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近代文学史料》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慎修
责任校对：李四元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李 勤

近代文学史料

Jindai Wenxue Shiliao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近代文学史料》编辑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 印张 260 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统一书号：10190·183 定价：2.10元

寄他日不任然無款不得平
 回已題名反擲下
 是謂之客之反皆有性情必露於
 前同出以可首中詩以不微中後
 黃遵憲師一箋引
 三十一

黃遵憲致梁鼎芬的信

夏槐卿先生遺詩目錄

失李心裁 四首

答浩齋 六首

有贈 八首

重有贈 四首

癸巳四月入都過塘棲與家客伯吉士遊越山

雲棲禮蓮池大師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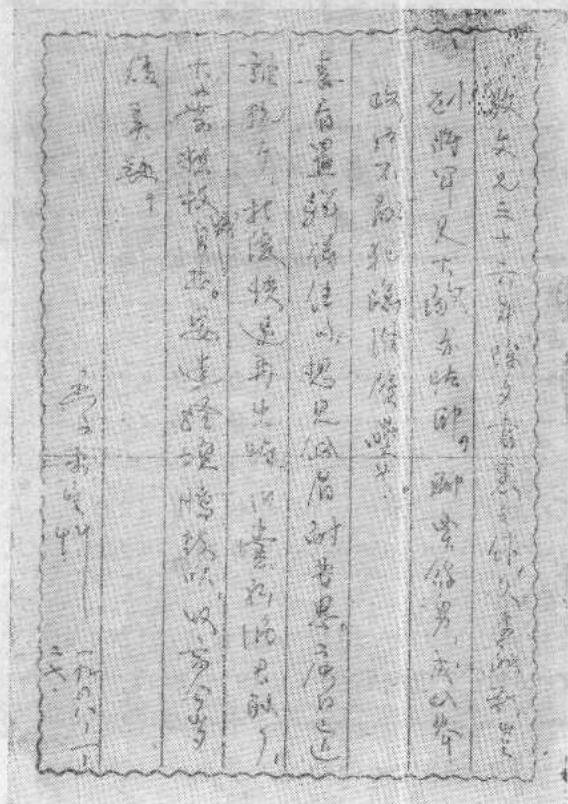
嘉興道中

四 6 6 4 3 2 1 3

錢玄同手書夏曾佑詩集目錄



柳亚子先生与钟敬文先生合影，一九四八年元旦于九龙达德书院



柳亚子致钟敬文的信

序 言

季镇淮

六十年代初，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始上古，终近代，叙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比较过去一些文学史大多写不到头，似乎是一个进步。但当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也未引起讨论，一般以为近代文学没有什么好作品，所以可以写一点，而在篇幅上加以限制。后来我们在教学上也未重视，只在宋元明清文学史课里讲一点，作为结束的尾巴。实际这里颇有商榷的余地。

近代文学指的是中英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运动前夕（1918）的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这八十年的文学，时期短而变化快，作品样式齐全，内容丰富复杂，实有用力研究的需要和价值。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学，发展到清中叶，除小说还表现繁荣外，其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不乏可取的作品，但大抵陈陈相因，只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模拟，出此入彼，非唐即宋，这在诗文尤然，始终找不到出路。然而到了近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文学内容以至形式风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学批评的标准亦不得不随之而发生变化。古老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封建社会，既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大门，接触了新世界，文学亦自然地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面向新天地。近代文学具有前此所无反帝爱国、反封建争民主等一系列新特点，而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开辟了道路，它具有过渡时代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近代文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清中叶以来文学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可能完全区别于封建文学，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的精神面貌不可能是崭新的。而且在每一个发展的历史阶段

之内，有进步主流的文学，也有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文学。又因为近代历史的发展是迅速的，作家的主观世界往往不能随着时代前进，进步主流的作家有变为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作家；而更非进步主流的作家，由于形势发展的影响，也不得不正视现实，写些可取的作品。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需要认真的个别研究，才能得其历史的所以然和真相。

我们现在的問題是如何开始研究。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首先需要清理出一个确实可用的总目录来。近代文学有诗、文、词、小说、戏曲、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以及诗文词曲的理论和批评等等作品，数量是庞大的，而且是杂乱无章的。在目前，它们哪些存在，哪些不存在，存在的现存何处，我们不清楚。看某些书目实际没有什么用，我们必须从头作起。以亲眼看见的为准，访问调查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清点出来，按时代顺序，编一个目录，注明有哪些版本，现存何处等等。最好应有尽有，不必有所取舍。而后就总目录所得，结合适当研究，选出一批重要的和次要的作家作品当作古籍来整理。凡整理古籍的一切规程都用得上，不能因其时代近而有所忽略。作品的真伪、时代问题古代的有，近代的也有。要去伪存真、明其时代。近代作家承乾嘉学风之后，一般读书都是很多的，而且往往具有多种学者的资格，其次或者最后才是作家。清代以来，单纯的作家是很少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般都很难读，有些不下于读先秦两汉之书。所以他们的作品非下一番注释的功夫不可。而这一功夫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们联系了古今中外。这种古籍整理可分两种，一种是全集，一种是选集，视其历史地位而有所选定。有了这一批整理过的作家作品，我们就有了近代文学可读的典籍，这对近代文学的研究者是莫大的赐与和幸福。以上两项工作都比较繁重，非少数人所能为功，非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不可。其次就是辑佚工作，无论是已刊未刊，成卷和单篇，都应访求而网罗之，以求一代文献之全，足备参考之

用。还有必须作的，就是博观而约取，摘录汇编有关作家作品的参考资料。这类资料出于杂书笔记，往往重见叠出，互有歧异，必须有所考订。其无关宏旨的，则可摭而不录。以上都是资料工作，属于“实事”范围，由此而“求是”，就是进入研究阶段了。

《近代文学史料》的设想是很有意义的，是为近代文学研究服务的。不求名高，而务切实际。我们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支持。更希望众多的参加者能通力合作，埋头下些切实功夫，彻底解决资料问题，为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作出有益的贡献。

目 录

序言 季镇淮 (1)

魏源佚札系年笺注 刘桂生 (1)

黄遵宪书信四通 (12)

夏曾佑诗集校 赵慎修 (13)

徐自华诗词选钞 郭延礼 (62)

吴梅集外诗词曲辑 王卫民 (101)

柳亚子致钟敬文的信 (151)

五日风声(黄小配著) 木讷标点 (152)

柳亚子反议和文选 杨天石辑录标点 (193)

林纾二题 连燕堂 (216)

一、林纾创作小说版本述略

二、“林译小说”究竟有多少种

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小辨 颜廷亮 (229)

丘逢甲轶事 杨宏海 (242)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遗目知见录 钱永贤 (247)

贺良朴未刊诗词简介 李赐元 (260)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论文资料索引(1919—1949)···王俊辛 (264)

中国近代文学总论和诗文研究论文资料索引 (1919—1949)

..... 牛仰山 (292)

中国近代戏剧研究论文资料索引(1919—1949).....梁淑安 (302)

魏源佚札系年笺注

刘桂生

按：新版《魏源集》新增了佚文五十余篇。本刊编辑部征得中华书局同意，将其中一部分书信请佚文辑者刘桂生同志略加注释并考定各件之写作年份，以利阅读。

一、致龚自珍

定庵仁兄先生左右：

别后到此①，曾寄一函，想经入览，至今未获教言，日夜如结。南中竹报，想已接得，未审行止何如②？念念。

守之③近过府考，日内想有定局。虽无得失可言，然亦一系念之事也。

源近日身体如常。日与学生辈讲解经义，欲得程瑶田先生《丧服足徵录》（在《通艺录》中）④一查，敬恳兄向胡竹村⑤或刘申受⑥先生两处代借寄来，约两旬奉还，或汪孟慈⑦处借之亦可（傅执甫⑧处寄来），至祷，至感。

近日作功夫，有新作，祈示一读。便中总望常赐教言为幸，谨此奉闻，即请著安，唯自爱不宣。

再者，近闻⑨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而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前弟与挹之^①俱有致守之信，不审收到否，浩堂^②先生仍在尊寓否？均此致意。

二十七日源顿首上

——据邓以蛰家藏原件

〔系年〕据此信之内容，知写于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理由如下：

一、据“源……与学生辈讲解经义”、“弟与挹之俱有致守之信”及“别后到此，曾寄一函”等数语，知此信乃道光二年魏源初抵古北口直隶提督杨芳任时所写。“挹之”即杨芳长子承注之号。而此信之写作时间绝不早于是年九月，因魏源系于考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之后，始应聘而往杨芳处者。清制乡试通常于八月举行，九月放榜，故魏源之行期，必在放榜之后，不早于九月。然此信又必不致晚于十二月。因是年十一月下旬，龚自珍即因南方住宅失火而南归，故不致晚至自珍离京之后。

二、再据“浩堂先生仍在尊寓否”一句，知此信亦非十月间所写。因徐浩堂向自珍借屋一事起于十一月上旬，是月十日自珍致邓传密信有“徐君浩堂有来借屋之说”一句，此即一证。显然只有借屋之意起于先，而迁入之事在后的道理，进而魏源才有可能询徐“是否仍在尊寓”？

综上所述，此信既非头尾两个月，即九月和十二月所写，亦非当中的十月份所写，那么显然只可能写于十一月，因而这“二十七日”三字必然是“十一月二十七日”。

〔注释〕

① 到此，指抵古北口。

② 行止何如，是年九月二十八日，龚自珍南方住宅（即其父苏松太兵备道署）起火，此时正考虑是否南下，故魏源有“行止何如”之问。

③ 守之：邓传密字。传密一名尚玺，名书法家邓石如（完白山人）之子，安徽怀宁人，生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约卒于咸丰十余年。与龚自珍、魏源友善。

④ 程瑶田，字易畴，安徽歙县人，生于雍正二年（一七二五年），卒于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乾隆三十五年举人，经学家，专治名物，以学力邃密著称，其释经论学诸文之总集，名曰《通艺录》。

⑤ 竹村：胡培翬号。培翬字戟屏，安徽绩溪人，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生，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卒。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户部主事，后主讲于钟山、惜阴、泾川等书院，精研《仪礼》，有《仪礼正义》四十九卷。

⑥ 申受：刘逢禄字，逢禄又号申甫，江苏阳湖人，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生，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卒。嘉庆十九年进士，后授礼部主事，其学承外祖父庄存与之遗绪，专治《公羊》，成《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多种。嘉庆末道光初，以其学教之龚、魏。

⑦ 孟慈：汪喜孙字。喜孙为汪中之子。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生，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九年）卒。嘉庆十八年举人，官河南怀庆知府，著有《孤儿编》、《从政录》等数种。孟慈之于时学，力破汉宋门户，盛赞程瑶田之学，谓其精博处非他人所能及。《通艺录》一书“非读书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读书数十年之功不能读。”（《从政录·再示左生书》）

⑧ 傅执甫：不详。

⑨ 自“近闻”二字起至段末，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曾刊载于《甲寅》月刊第一卷第七号，系该刊编辑陈独秀自邓传密之孙邓以蛰处借得原稿而选刊者。

⑩ 挹之：杨芳长子承注之号。

⑪ 浩堂：徐浩堂。

二、致邓传密（其一）

接手札，具悉行旌安稳抵京，甚慰。源与挹之处此，每有寂寥之感，惟有勉理旧业，来春相见京师耳。

札中言本欲回车来口，因源向挹之有成言，是以不来。源反躬自思，不但无此语，即询之挹之，亦并未尝向足下言之。且文驾之去也，军门①劝之，挹之劝之，足下亦自决之，而忽有微词于源。何源之命蹇，动辄而得咎耶，足下非妄怨人者。源惟有自反而已。天寒尚慎眠食，以时力学自重为祝②。

前携去之高、刘二先生书，不过一两日便可抄就，祁便付下为幸（挹之要抄）。此系执甫之书，即付彼处寄来可也，又及。

——据邓以蛰家藏原件

〔系年〕背景参见上信。“据来春相见京师耳”一句，便知此信写于道光二年底。

〔注释〕

① 军门：指杨芳。

② 此信自开头至此处，亦曾刊载于《甲寅》月刊第一卷第七号。

三、致邓传密（其二）

守之仁弟足下：

两接手书，具稔动履安和，甚慰悒念。

前书^①谓源与挹之退有后言，方切悚惧。昨札则已释前疑，而止谓词貌之间，不甚亲洽。夫舍其大而责其细，宽其重而就其轻，是故人之恕也，交久而不略其文貌，责过而不忽于细微，是故人之周也。源素性粗疏，动多尤悔，故人知之，岂自今日。然在他人，则将以为不足责备而置之，自非直谅肫勤之君子，其尚肯齿诸朋友之别，而规诲不倦乎。近与挹之讲习切磋，颇知自反，尚望时赐良药，以针以砭，不致遐弃，以全始爱。《诗》云：“无我恶兮，不寃故也”^②。明春入都面晤，乃竭其愚。

前接秋舫^③书，言足下受定公之托，颇不容易，未知日内光景何如？定公正月即可抵京否？日内闲户作何工夫？念念。天寒惟珍重，一切不宜。

源顿首

——据邓以蛰家藏原件

〔系年〕据“明春入都面晤”及“定公正月即可抵京否”等语，亦知此信写于道光二年冬。

〔注释〕

① 自“前书”二字起至信末，亦曾刊载于《甲寅》月刊第一卷第七号。

② 见《诗·郑风·遵大路》。此处“寃”借为“接”。全句意谓“你不要憎恶我，便不接近故人。”

③ 秋舫：陈沆号。沆原名学濂，字太初，湖北蕲水人，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生，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卒，嘉庆二十四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与魏源相识甚早，交至笃，一生致力于词章，有《简学斋诗存》、《白石山馆遗稿》等。

四、致邓显鹤^①（其一）

湘皋先生阁下：

江淮握别，^②伏维道履绥和，著述日富，云天在望，曷胜神驰。

源羈寓无聊，海艘迭警，不胜漆室之忧，托空言以征往事，遂成《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十五卷^③，先刊成一种。呈请海正。余俟秋冬续刊再寄。闻在裕制军^④公祖幕中^⑤，特附一部，便中望为转呈，未敢修书通候，恐涉冒昧耳。邹勛绩^⑦兄近在何地，今亦寄一部，乞为转交，不及致信为歉。润东^⑧先生康铄如旧否？亦附去一部。如驾在武昌，则命舍弟带往新化可也。此问近履，惟珍重自爱。

二月廿日魏源顿首

自海警以来，江淮大扰，源之生计亦万分告匱，同人皆劝其出山。夏间当入京师，或就彭泽一令，或作柳州司马。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

——据李柏荣：《金潭访逸》（稿本）

〔系年〕此信及下一信，李柏荣自记一九四四年秋得自金潭魏氏家中。据信中“遂成《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十五卷，先刊成一种”数语，知此信写于《圣武记》初刊之时。而《圣武记》之成书日期，据魏源自序，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即“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刻成自更在其后。由此知此信所署之“二月廿廿”，当为道光二十三年之“三月廿日”。

〔注释〕

① 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人，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生，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卒。曾任宁乡训导，晚年主讲于常德朗江、濂溪两书院，并主撰《宝庆府志》、辑成《（楚宝）增辑考异》、《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显鹤一生喜搜集明末遗民遗文，曾撰成《明末湖南殉节诸人传略》一书，再次发现王夫之，贡献于文化者甚大。与魏源相识亦甚早（嘉庆十九年二人一同进京赴试），友谊持续三十余年。

② 道光十八年，邓显鹤过魏源扬州挈园小住，有《宿扬州魏源深挈园留题一首》（郭嵩焘等编《沅湘耆旧集续编》卷五），此后不久即返湘，说处所谓“江淮握别”指此。

③ 十五卷：或为“五十卷”之误，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处所指系五十卷本以前之分册本。今并存此二说于此。

④ 裕制军：即裕泰。泰字东岩，号余山，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生，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卒。由贡生考授内阁中书，官至湖广总督，任

期自道光二十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一月止。

⑤ 幕中：按邓显鹤自道光十八年自扬州与魏源分别之后，即返湘。朱琦于道光十九年夏赴京途经长沙曾与显鹤会面，说明其时已在湖南。后来即入裕泰幕，他的《题张见津洞庭再生图引》云：“癸卯（即道光二十三年）冬，重游鄂渚，遇见津于节署，……”可证。此前尚有《寄呈余山督都五首兼简幕府诸友》诗，在《癸卯榜发琼儿幸阙解额感而有作》前，即当作于九月放榜前，其诗下注“时豫楚饥民百万，襄武昌，公分路振恤，全活甚众。”据《清史稿》，道光廿三年秋七月，河决东河中牟九堡，与诗注相合。均为本年事。可证显鹤时在裕泰幕。故此信末尾有“如驾在武昌……”的推测。

⑥ 勛绩：邹汉勋字。汉勋为湖南新化人，嘉庆十年（一八〇五）生，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卒。咸丰元年举人，于天文历算、方輿沿革、声韵训诂文字俱有深究，与魏源合著《尧典释天》，又代源绘制《唐虞天象总图》、《璇玑内外之图》等，有《邹叔子遗书》行世。

⑦ 涧东：欧阳谥之号。谥字念祖，又字涧东，湖南新化人，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六年）生，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卒。乾隆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敝衣垢履，岸然公卿间，源甚敬之。有《涧东诗抄》。晚年归里奉母，源有诗《京师送欧阳涧东丈南归》赠之。以丈官，盖以前辈相尊也。

五、致邓显鹤（其二）

（前残）……印成，谨由小云①世兄寄一部求教。此次南归，亦拟将从前说经之书及诗文书草陆续付雕，为扫除文字之计。且见定庵②、海秋③诸人俱忽然长逝，不能不预为计也。

《耆旧集》④中《张陶园诗选》⑤略读一过。集中《张锅魁歌》⑥最有名，海内俱推为陶园第一压卷之作，不知何以见遗？或卷帙浩烦，偶尔失检耶？望将《缅甸贡象行》⑦之类划去一首，（此等痴肥臃肿之作，不必存也。）而以《张锅魁歌》补入，或可佐千虑之一得乎⑧，岳云楚树，望远为劳，千万珍重，为道自勛。

魏源顿八月五日京师

——据李柏荣：《金潭访逸》（稿本）

〔系年〕据“此次南归”及“海秋……忽然长逝”二语，知此信写于道光二十四年。盖汤海秋卒于当年七月，而魏源亦因罚停殿试而南归。

〔注释〕

- ① 小云：邓瑶号。瑶为显鹤之兄显鹄之子。
- ② 定庵：龚自珍号，余不赘。
- ③ 海秋：汤鹏字。海秋为益阳人，嘉庆六年（一八〇一年）生，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卒。道光三年进士，官礼部主事，入直军机，著有《浮邱子》、《汤海秋诗集》等。
- ④ 《耆旧集》，指《沅湘耆旧集》。
- ⑤ 张陶园：张九钺之别号。九钺字度西，号紫峴，湖南湘潭人，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生，嘉庆八年（一八〇三年）卒。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出知峡江、南昌、南丰、海阳等县，晚年主讲于昭潭书院，为乾隆一朝之名诗人。有《陶园文集》八卷、《诗集》二十四卷、《诗余》二卷。
- ⑥ 《张锅魁歌》：见《陶园诗集·豫章三集》。字秦人张某，卖锅魁（烤面饼）于成都市，勇力过人，曾为官军房负军粮，途遇少数民族首领聚众劫粮，缚众卒。张奋力搏战，救众卒而归。
- ⑦ 《缅甸贡象行》：原题为《沅州观缅甸国进象歌》，见《陶园诗集·滇游集》，内容写乾隆十六年缅甸国进象十二头，其时作者适游滇，遇之广沅州，故作歌记其事。
- ⑧ 按：今《沅湘耆旧集》中并未删除《沅州观缅甸国进象歌》，亦未增入《张锅魁歌》。显鹤未采纳魏源建议。

六、致邓显鹤（其三）

两载入都，得晤世兄舅弟①，欣悉道履之祥，且后生蔚起，足征世泽未艾，慰何可言。

源羁寓无聊，海艘迭警，不胜漆室之忧。托空言而征往事，遂成《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十五卷，已次第刊成，寄请诲正。承手教褒及，弥增愧慙。至以不入史馆为源歉，则非源志也。今日史官日以蝇头小楷、排体八韵为报国华国之极事，源侧其间，何以为情，不若民社一隅之差为近实耳。补缺无期，委署尚易。近已奉檄权扬州东台县，初学制锦，未知能不伤割否，如托庇平安，则公役之暇，尚拟将平昔残稿，次第灾梨。中年以后，不能更增新业，止可了其旧债，大约可得八、九卷。去岁偶订诗稿，亦有四卷，容暇抄寄，以备世兄辈他日补入《耆旧集》，附驥以传耳。

旧雨零落，吾两人相望如晨星，又迢递千里，不知此生尚有合并之日否？道远不能时奉书。

——据《宝庆府志》卷一〇二，艺文略三

〔系年据“近已奉檄权扬州东台县”一语，知此信写于道光二十五年冬。

〔注释〕

- ① 世兄累弟：指显鹤之子邓琳、邓琮。

七、致胡林翼

蘧之①仁兄大人阁下：

不晤积载，契阔良深。夏间驾过江南，适弟甫遭大故，戢影东台。顷过广陵，晤童石塘②太守，始知行旌北上，一麾出守，就近迎养③，差慰积念，并承绵注，拳拳关切，悯范叔之寒，代为束手，尤见故人良友之谊。

弟半载东台，只因漕务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金。现在交待，尚未算值。清查发仓之初，未知如何出脱，其尤急者，全家数十口指日悬罄。而先椁至今留滞东台，未能奉移。其窘为生平所未尝。倘吾兄有信致云湖④都转师（系家兄辛巳座师），望为筹一馆地，俾两载内稍裨薪水，则锡类之仁，身家均感矣。

至江省钱漕日累一日，将来不知作何究竟。吾兄告迎黔阳，洵系卓见。何子贞⑤已得差否？春间曾寄银五十两，托其买高丽参，为家中医药急需。倘子贞出差，望向子愚⑥代询之。其参亦望觅便寄石塘处也。

又严仙舫兄一信望并寄去为荷。谨此布泐，即颂升安。

愚弟制魏源顿首

八月十二日

——据北京图书馆藏原件

〔系年〕据“夏间……弟甫遭大故，戢影东台”一句，知此信写于道光二十六年。盖是年夏魏源以母丧去官。此信即初去官而仍居东台时所写。